【实录】

乐镜宇为梅兰芳治嗓子

□韦钦国

梅兰芳先生是近代在国内外都有着很大影响的京剧大师,生前曾多次来济南演出,与多位济南知名人士有深交,宏济堂的创始人乐镜宇就曾为他治过病。

上世纪20年代,张宗昌任山东督办兼省长期间,发生过许多荒唐的故事,但以传统观念来看,张宗昌算得上是个孝子。民国十六年(1927年)农历正月十五日,张宗昌为了给父亲祝寿,专门请梅兰芳先生来济南演出。因时值寒冬,当时交通、取暖条件又差,梅兰芳等演员患了伤风感冒,嗓音沙哑影响演出效果。张宗昌特地请来了乐镜宇为演员治嗓子。

乐镜宇(1872—1954),近代知名中药专家。30岁那年从北京来济南候补“山东候补道”,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出资2000元买下当时办不下去的山东官药局,更名宏济堂。作为同二堂的少东家,辨药治病自然不在话下。梅兰芳及相关演出人员服了乐镜宇开的药,很快痊愈,没有耽误演出。

因为保证了正常演出,张宗昌曾派人到宏济堂药店表示感谢。梅兰芳也专门向乐镜宇请教中医护嗓之道,乐镜宇就向梅兰芳讲解了明代医书《景岳全书》中提到的“因热极暴饮冷水,而致哑。”的病理。梅兰芳在1961年出版的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中回顾了这件事,“刚唱完了以后,声带上经过一次次比较长久而激烈的震荡,还没有恢复正常的时候,内行管这叫‘热嗓子’,如果拿冷饮来刺激它,顿时就哑了,这是屡试屡验,百发百中。好比滚水倒在玻璃杯里,一冷一热,马上就会炸破,是一样的道理。”两人自此结下友谊。

30年后即1957年1月,梅兰芳在武汉乘船过长江时受风寒,再次哑到一字不出,也是靠中药治好的。但此时乐镜宇已经去世,而且宏济堂远在济南,他就近找了一位中医大夫。他曾回忆,“当天晚上,武汉京剧团的同志们来探病,谈起不久以前高维廉的嗓子哑了,就找隔壁诊疗所一位邓大夫诊治,吃了几剂中药,居然好了。我就把这位邓大夫请了来……我吃了他的中药,(三天后)果然见效。”令人惋惜的是,由于梅兰芳只提到了这位大夫姓邓,我们暂时尚不知其全名。

好在有心的梅兰芳记下了该配方(玄参、龙胆、石膏、柴胡、栀子、知母、黄芩、薄荷脑),1960年来济南演出时将此方告诉了时任山东京剧团副团长、裘派艺术大师方荣翔。上世纪80年代,济南京剧团曾与山东济南中药厂合作,对这个护嗓配方进行了改进,取名“金鸣片”,成为畅销30多年的护嗓、治嗓良药。

【城市微旅】

行走『齐鲁首邑』

□张期鹏

我居济南十五年,时间不能说很短,可若让我说一说历城,还真不知从何说起。我甚至连她的区划范围也不太了解。其实,生活在一个设了很多区的城市里的人,并没有多少“区”的概念。只有机缘巧合,深入到了她的细部,才会感受到她的不同凡响之处。

这一回,我们几个朋友相约,在历城的土地上行走,并且阅读了一些关于历城的书籍,不禁对我们的孤陋寡闻感到羞愧起来。她可真不是一个简单的“区”,她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华文化史啊。单从这一点上,她也不愧“齐鲁首邑”的美誉。既是中华文化,那就当然不只是儒家文化,甚至不只是儒家文化、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,还有伊斯兰文化和深厚的民俗文化,甚至还有异域文化。更为重要的,这些文化可不只是写在纸上、传于口耳之间的,它们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自己丰厚的历史遗存。

那么,我们从哪里说起呢?闵子骞,当然是闵子骞,孔门七十二贤之一。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了两千五百多年,但他的事迹依然为人熟知。他幼年丧母,饱受后母虐待。冬天到了,后母给自己两个亲生儿子做的是丝絮棉衣,在他的棉衣里填充的却是根本不能御寒的芦花。后来父亲发现了,一怒之下要修掉后妻,闵子骞对父亲说:“后母在,只是我一个人受寒;如果赶走了后母,我们兄弟三人就都没人管了。”他自己忍寒受冻,无怨无悔地维护着这个家庭,可谓大德至孝。这种德孝,不仅感动了后母,也感动了他的老师孔子,感动了天下所有的人。孔子称赞他:“孝哉,闵子骞!”在中国历史上,他既以德行与同为孔门弟子的颜回等并称,又被列入“二十四孝”之中。细细查究所谓的“二十四孝”,我感觉其中有些过于神异,如舜的“孝感于天”;有些过于滑稽,如老莱子的“戏彩娱亲”;有些则十分恐怖,如郭巨的“埋儿奉母”。只有少数几个是符合人情事理的,闵子骞便是其中之一,直到今天仍不失其光彩。现在,闵子骞墓就在济南百花公园西侧,墓旁的大道则叫闵子骞路。作为儒家孝德文化的代表,他使济南这座城市笼罩了浓浓的温柔敦厚的气息。

我们由闵子骞墓往东北而去,不久就会来到济南著名的华不注山下。山下有著名的华阳宫,宫中有著名的四季殿。四季殿东西两侧有忠、孝二祠,孝祠里供奉的就是闵子骞。华不注山是道教名山,华阳宫是道教名宫。让人称奇的是,在这样一座道教宫观里,不仅供奉着孔门弟子闵子骞,而且还有一座净土庵,有观音地藏王殿。儒、释、道三家在这里和谐相处,倒也其乐融融,显示了我们中华文化和民族信仰的独特景观。

在唐代大诗人李白眼里,在一片漫漫平川之中孤峰挺立的华不注山,就像一朵含苞欲放的荷花,实在太峻秀潇洒、引人入胜了。他在《昔我游齐都》中写道:“昔我游齐都,登华不注峰。兹山何峻秀,绿翠如芙蓉。萧疯古仙人,了知是赤松。借余一白鹿,自挟两青龙。含笑凌倒景,欣然愿相从。”据说,李白曾两度来到济南历城,并在济南紫极宫举行了入道仪式,由著名道士高如贵主持。作为一个有专业“证书”的入道之人,他对华不注山情有独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而山下的华阳宫,则是李白之后五百余年的1220年,由全真教宗师丘处机的弟子陈志渊创建。这里是济南最古老的道教宫观,曾被誉为“济南巨观”,并被比作“苏州虎丘”,在中国道教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现在,年久失修的华阳宫已经整修一新,与孤峰兀立的华不注山相映成趣,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。

与道教文化相比,佛教文化在历城的传播更为广泛,其建筑遗址也更为久远。位于历城南部山区的神通寺遗址,前身是始建于东晋初叶的朗公寺,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。朗公寺以其创建人朗公而得名,是山东最早的佛教寺院。北周时期,因周武帝大规模灭佛横遭洗劫;隋代重建,改名为神通寺。公元601年,隋文帝送舍利于全国三十座寺院,神通寺建灵塔以供奉,四门塔应运而生。其后,在历代兴佛与毁佛的交替中,在一个王朝末年战火的劫掠与新王朝的兴起中,神通寺几经毁废和重建;清代乾隆年间,才彻底败落下来。

而今,历史上的神通寺虽然只剩下了一些遗迹,但建于隋大业七年(611年)的四门塔依然矗立在群山环抱之中。这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亭阁式石塔,也是我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它因四面各有一个半圆形拱门而得名。它的精美的建筑艺术,一直为中国和世界瞩目。上世纪20年代日本出版的《世界美术全集》中就说,“在石筑之单层塔中,可谓无与伦比者”。“无与伦比”,这是多么高的评价啊。

走出神通寺遗址,我们不妨到位于仲官镇北村老街北首的清真寺看看。这座清真寺始建于清乾隆年间,是近三百年来附近回族同胞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。回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一支,伊斯兰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它的存在,使历城文化更加色彩斑斓、丰富迷人。

当然,我们也不能忘记遍布于历城乡间的古街、老桥、祠堂、故宅,深厚的传统、淳朴的民风,像久远的时光一样,从这些饱经沧桑的地方浸漫出来,让人感受到历城的浑厚与博大。

我们也不能忘记位于洪楼广场北面的天主教堂,这是一座典型的欧洲哥特式建筑群,是当时华东地区最大的一座天主教堂。中华文化,从来都是海纳百川、兼收并蓄的,这是一种胸襟和气度,是一种真正的包容和自信。更为重要的是,洪楼天主教堂的设计虽然出自奥地利修士之手,建筑却是由我们当地的工匠完成的。这是中西两项技艺、两种智慧的一次紧密握手,让人赞叹和回味。

我们更不能忘记曾经生活在这个地方和到此为官、游历的名人贤士,房玄龄、李白、杜甫、苏轼、苏辙、曾巩、辛弃疾、元好问、赵孟頫、张养浩、李攀龙、王士禛、蒲松龄……这是一个长长的名单,我们无需一一排列下去,也一时排不完整。这个名单说明了什么?说明了历城自古以来就拥有的巨大吸引力。

【城记】

阜成信东记的四合院

□台应新

十年前,在济南市老商埠区,发生了一件轰动泉城的事情,那就是在一处老建筑的拱门上方,发现了百年前大商家“棉花行”——阜成信东记的旧址。

那是在2008年年底,当一名维修工人铲掉拱形大门上方一层层砂石灰后,一块刻着“阜成信东记”字样的石料牌匾就逐渐显露出来。不多日,由此向西只相隔一个路口的“復成信西记”的牌匾也被挖掘整理出来。一时间给文史学家和百姓带来了很多猜想和回忆。在一些老济南人的记忆里,“復成信”三个字应该是“阜成信”。什么时候把“阜”字变成了“復”字(注:“復”是“复”的繁写体)?这里面有着怎样的故事?

据史料记载:祖籍东昌府堂邑县(今聊城市)的棉花商贩王协三,于1908年在济南商埠区开设了“阜成信棉花行”。

百年前,王协三就是个精明的商人,他带着几个帮手起早贪黑、风雨无阻,做起了从堂邑(今聊城)到济南中大槐树街之间运送和贩卖棉花的生意。就这样持续了几年,王协三拥有了自己的宅院和贩运棉花的马匹。再后来,随着棉花生意越做越大,王协三相继在经二路363号和369号置办房产创办商号,于是“阜成信东记”和“復成信西记”的牌匾也就被高高地镶嵌在拱门上方。

据说“阜成信”当中的头一个字“阜”字,是王协三当年请清末的一个老秀才专门给起的。“阜”字有盛、多、大的寓意,意思是家业兴旺、商业繁荣,是个非常吉祥的字。“成信”的意思是凡事必须讲诚信,买卖才能成事、生意才能兴旺。在上世纪20年代末,掌门人王协三去世后,“阜成信”的事务就分别交给他两个儿子掌管。王玉岩是大掌柜,分管棉花行的经营;二掌柜王玉珊负责外联事务。但是,由于种种原因,自从王协三去世后,“阜成信”的生意就开始走下坡路,大掌柜王玉岩就把“阜成信”改为了“復成信”,意在尽快恢复“阜成信”昔日的辉煌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我被分配到济南商业储运公司工作。当时公司机关所在地,就是现在的“阜成信东记”旧址。我想讲的,也是后来我见到阜成信东记四合院的故事。

“阜成信东记”坐落在经二路纬七路(路北)363号,是一幢外墙由碎石和青砖装饰的二层楼房,它与周边住宅相比,显得古朴典雅,落落大方。门牌号码旁边是一个3米多高的半圆形拱门,拱门上方“阜成信东记”的石匾,在夕阳下泛着余晖。拱门东侧留有的那一块“山东省仓储协会”的牌子,证明这里曾经是济南市商业储运公司机关的所在地。

经过2008年年底的那次发现和拯救,政府决定以“修旧如旧”的理念方式加以维修和维护,才使这幢百年老建筑得以保存下来。特别在临街外墙老虎窗的下方,发现并保留的十块匾额,字迹清晰可见。我仔细拍下了这十块石匾字体的照片,上面分别刻着“无欺”“求富”“为善”“勤俭”“忠厚”“兴旺”“惠工”“广进”“通商”“诚信”二十个大字,这应该证明,在“阜成信”飞黄腾达的那段时期里,就已经持有了勤俭持家和诚信经商的“企业文化”理念。

进入3米多高的圆拱形大门,是一条宽约4米、长不足30米南北方向的过道。从过道的中间左拐,就迈入了红漆斑驳、雅致精巧的二层楼式四合院。院内青砖铺地、房顶红瓦起脊,抬头环望四周,二楼屋檐下大红的立柱、绿色的护栏和旋转一周的回廊,显得整个小院古香古色、别具一格。

那时,公司机关设置的科室很多而且很全。我记得进入大门后的通道里是司机班兼维修班,转入四合院的一楼,东面是财务科和食堂,西面是储运科和厕所,南面是秘书科,北屋是会议室,至于四合院的“天井”有多大面积,我没有实际丈量过。但是,我们在院子里做广播体操、打羽毛球,都显得空间绰绰有余。

办公室里的门窗虽然老旧,油漆褪色,但是不走样不变形,只是脚下四十多厘米宽的木地板被磨得平整光滑,略有缝隙。平日里,科长在里间屋办公,外间屋就是我耕耘的田地。夏天,屋里蔽日凉爽、自然通风,坐在门与窗的通风处誊写稿子,感到的是微风习习;冬日,靠窗办公、阳光直射。享受着阳光下的温暖;累了,就倚在门外走廊的栏杆上,眺望屋脊上晃动的树梢儿,困了,就嗅着墨香伏案小憩。那时我们上班中间有休息时间,大家可以到一楼做广播体操、打羽毛球,也可以在两个楼梯和一圈贯通的走廊间来一个“猫捉老鼠”的游戏活动。

如果想嗅一嗅当年“阜成信”的味道,还是从东南角的楼梯上来,到右手边的工会办公室里做一番浮想联翩。在公司所有的办公室当中,工会是当时保持原有典雅特色最为完好的办公室。工会里有两间通透为一体的大办公室和一间藏书室。藏书室的实木推拉门雕刻着花边、宽大厚实的木地板、仿古式吊扇、黑亮的写字台和实木的书橱等,都显露着清一色的古朴典雅。

我印象最深的是工会里那条厚约三指、宽约40厘米、长约2米多的木板凳,它漆黑光亮,四条腿内侧都有一个半弧形雕花木板与板凳底面衔接,非常结实牢固,一个人很难搬动它。我们平时到工会里开会或闲聊时,都愿意抢着坐板凳,因为它既宽绰又比平常椅子矮,坐上去非常舒服。到了中午,它又是我们的“床”,大家都会争抢着躺在既宽又长的木板凳上“眯一会儿”。我在“阜成信东记”旧址工作了十多年,后来想想,这条民间不多见的实木板凳,说不定就是“阜成信”后人留下的宝贵遗产。

投稿邮箱:
qlwbhbz@163.com